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音乐主编：赵季平 冯希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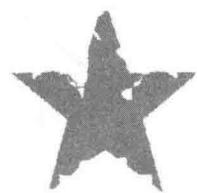
【第十二册】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

## 延安音乐家（二）

冯希哲 敬晓庆 张雪艳 / 编著





【第十二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音乐主编 赵季平 冯希哲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 延安音乐家（二）

冯希哲 敬晓庆 张雪艳 / 编著

## 关鹤岩



关鹤岩（1921—2005），男，辽宁开原人。当代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文化工作者。

1921年10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大湾屯的一个锡伯族家庭。受亲属影响，读完富锦农业学校后，于1942年8月到延安。奔赴延安期间，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领导的西北文艺工作团，先后为乐队演奏员和音乐创作员。文工团经常下乡宣传抗日及建设、保卫边区，参加过秧歌运动，陇东下乡时，搜集陇东民歌近百首。“大生产运动”中，从上山开荒、播种锄草、收秋到背粮下山，参加了全部生产过程。1945年11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参加解放战争。1948年秋调延安大学文艺系为音乐教员。1949年5月西安解放，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工作。军管结束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音乐科任副科长。

1949年10月《群众音乐》创刊，担任主编。1950年秋，西北文代会召开，



关鹤岩

成立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西北区分会，当选为主任委员。1955年协会改为新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当选为主席。1956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带职带薪，进修作曲。1961年兼任陕西乐团团长。1963年兼任陕西省歌舞剧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文革”期间，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与其他同志组成创作组，整理改编出《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等，后被拍成电影纪录片，灌制成唱片，传唱全国。

1983年兼任省文化局副局长，1984年省文代会上被选为省文联副主席，任文联党组副书记，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四届常务理事，曾被陕西选为省级先进工作者，省党代会代表，省人代会代表，省、市政协委员，省音协及省文联名誉主席。

2005年12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

关鹤岩创作的音乐作品有歌曲、歌剧及电影音乐。代表作有大合唱《延河照样地流》（与王海天合作，戈壁舟词），独唱《走进村来不用问》（任萍词）、《秦川谣》，无伴奏合唱《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齐唱《我们是革命的后一代》，儿童歌曲《丢手绢》（鲍侃词）以及合作改编、创作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等。特别是1948年谱写的歌曲《丢手绢》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至今仍脍炙人口。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委托，和其他同志组成创作组，整理改编出《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1994年8月，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收入陕西民歌千余首，并详细论述了陕西民歌的地理、历史、文化、习俗等背景。



### 《丢手绢》

创作于1948年，关鹤岩作曲，鲍侃作词。丢手绢，又叫丢手帕，是我国传统的民间儿童游戏。词作者鲍侃在延安保育院当文化教员期间，因看到孩子们在游戏中奔跑时的快乐情景而产生了灵感，在很短时间内就创作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的歌词和曲调。1948年，偶然听到这首儿歌的关鹤岩先生重新根据歌词作曲，将旋律改编得更加朗朗上口、充满趣味，这首充满童趣的歌曲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开来。《丢手绢》深受儿童喜爱，不仅唱遍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广大解放区，而且至今在各地儿童中传唱不衰。几十年来，这首朗朗上口的儿歌，以最朴素的美，受到几代孩子们的喜爱，“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欢快的曲调，简单却充满趣味的歌词，总能勾起人们对童年欢乐时光的无尽回忆，成为陪伴人们童年时光的经典歌曲。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946年由一首陕北民歌《信天游》记录而成，1971年重新改编，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福宽词，刘烽曲，它的原型是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搅工调》。《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陕甘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过对秦川高原山丹丹花开遍野之美丽景色的描写，表达了人民对陕北红军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戴和拥护。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幅历史画卷，它生动地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此之后，中国革命

的重心从南方移到了西北。西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共和国 50 周年大庆时，中央电视台曾把这首歌列入“百年经典”音乐作品播出。

全曲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由散段引子转入有如高原牧歌式的优美旋律，呈现一幅迷人的高原风光；第二段则以欢乐的快板赞美漫山红透之山丹丹花，借以烘托出对乡土风物的炽热情怀；行至第三段，音乐回到第一主题的旋律音型，末了在热情、宽阔的尾句中结束全曲。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为《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之一，其他四首分别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于 1971 年 12 月 25 日夜由中央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在全国人民只有 8 个样板戏和 6 首革命歌曲可听可唱的“文革”期间，上述五首民歌的出现，有如石破天惊，全国轰动。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随之唱红大江南北，激励了一代人继续革命的信心，同时使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山丹丹花家喻户晓。



### 仙鹤归去 歌在人间<sup>①</sup>

关老走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怎么可能？在我刚刚拟定的陕西省第四届音代会的特邀代表名单中，第一个就写着关鹤岩的名字；他叮嘱编辑、出版的《陕甘宁边区优秀歌曲选》即将付梓；我还准备向他汇报自己接手音协工作后进行的机构改革、四届音代会的筹备以及业务的开展情况……他却突然间离开，悄悄地去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sup>①</sup> 《音乐天地》，2006 年第 1 期，第 61—62 页。

关老去了。我第一时间赶到他在翠华路老干所的家里，此刻他已静静地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永远地休息了。他发病很突然，是心脏出了问题，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他的子女更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措手不及。加之悲痛的心情，家里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我带着协会的几个同志，迅速组织布置灵堂，通知亲朋好友及相关单位，顾不得悲伤也顾不得多想，只是忙碌。灵堂布置好后，我们站在关老的遗像前，为他老人家点上离开人世后第一炷送行的香，并深深鞠躬。此刻，我的眼睛潮湿了，与关老相处的情景一幕一幕从眼前闪过……

我1988年到协会工作，那时关老已离开协会到文联任职，再加上年龄的差异，我与他来往得并不多。但就是很有限的交往，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我的眼里，关老是个政治家，是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但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祥善良的老人。他一头银发，面带微笑。言语不多，说话不慌不忙，可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其智慧、思想都蕴藏其中，令人回味无穷。关鹤岩老1942年来到延安，先后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和延安大学工作，全程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1949年西安解放，关老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音乐科副科长。1949年10月《群众音乐》（后改为《音乐天地》）创刊，担任主编。1950年成立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西北区分会，被选为主任委员。1955年改为中国音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中国音协陕西分会和今天的陕西省音乐家协会），被选为主席，直至1987年。其间，关老先后兼任省乐团团长，歌舞剧院院长，文化局副局长，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他负责组织并参与整理、改编、创作的“五首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等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是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艺术精品，至今久唱不衰。他作曲的儿童歌曲《丢手绢》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几代人童年美好的记忆。

刚到协会的时候，关老还经常到协会来走动，与共过事的老同志聊聊天、拉拉家常，我时不时地在院子里见到他，但不敢贸然与他搭话，哪怕是打个招呼。听老同志们讲，关老在任的时候，工作有魄力，敢说敢做，领导才能是大家公认的。你想，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对于我一个无名小辈，敬畏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此后，有机会与协会的老同志一起去关老家，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豁达大度、开朗自谦，很让我震撼。即使偶尔来协会参加某项活动，关老讲话

总是说：来看看大家，长时间不见很想念；人一辈子很快，要看开些、想开些，年轻人要在业务上多钻研，珍惜年轻的岁月……一类的话。绝无居功自傲或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却是谦虚有加。记得有一次省电视台的一个晚会要以《丢手绢》创意一个节目，想把关老请到晚会现场，这样更具有新闻效果，能够构成晚会的一个“亮点”。但关老婉言谢绝了。他认为下来了就干干净净，就不愿再抛头露面，希望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就是关鹤岩的性格和人品。那么他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是什么呢？《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由他担任主编，他的悉心指导和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感动和带动了所有参与“集成”的同志，保证了全部“集成”的按时出版。无论是谁，当你面对厚厚的几大本“集成”时，一定会想起关老，想起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去年7月，我主持音协工作后，时任协会主席的贺艺、副主席吴云浩同志领着我一起去关老家看望他，并向他汇报协会的人事变动情况。他听后很兴奋，说新老交替是历史的必然，要加强学习，把工作做好。话语不多，却语重心长。特别是他那饱含着慈爱和期望的目光，让我倍感亲切。关老亲自给我们每一个人倒了饮料，还督促着让喝。面对着关老，我突然觉得有好多话要说，好多事情需要请教，但终碍于人多未能如愿。临别的时候，关老握住我的手说：好好干，你的情况我了解。我不知道我的情况关老是否真的了解，但我确实很感动，甚至有些“受宠若惊”。我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音协的工作干好，让老人家放心。2005年10月16日下午，曾任音协副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的刘恒之先生回西安，音协设宴招待。关鹤岩、常曾刚、贺艺、饶余燕等与我一起陪同。几代协会的负责人在一起相聚，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关老的高兴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首先把我介绍给刘恒之先生及在座的其他客人，并要我来致祝酒词。作为一个小字辈，我怎敢在这些学者、专家、领导、前辈面前“胡言乱语”，但关老一再坚持，说飞林主持协会工作了，这话应该由他来讲。我深知关老的用意，明白他的一片苦心：关老啊，您这分明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开场合表明您支持我的态度，树立我的威信呀。于是我端着酒杯给每一位前辈敬酒，以示我发自内心的敬重之意，亦算是以敬酒代致辞吧。饭后，饶余燕先生给大家拍了照片，有一张照片是我用右臂搂着关老——这是我第一次与关老近距离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因此我真的很感激饶先生的细致。否则，我就又多了一个遗憾了。现在，这张照片就压在我办公

桌的玻璃板下，撰写此文的时候，关老正端详着我呢！

那次见面后，我一直有一种想与关老长谈一次的念头，但几次安排好了要去，都被繁忙的事务性工作打搅了。12月初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买了些水果去看望住在翠华路老干所的关鹤岩和常曾刚老人。从常老家出来去关老家，碰巧关老不在。或许是外出散步，或许是有事外出。等了一会儿不见回来，想着改天有时间再来，便匆匆离去了。结果等来的就是关老去世的噩耗。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再去，或者坚持等下去？我多么想听听关老对我的教导和嘱托，多么想感受老人家沉稳、镇定、充满睿智的目光。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奋斗了一生，工作了一生的关老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给了他欢乐也给过他苦难的世界。而他却是把最美好的旋律留给了人间；把一个老者所具有的和善、安详、智慧和宽厚留给了我们。这些，会让我们受用终生，一辈子都消受不尽的。

12月23日上午，是陕西音乐、文化艺术界最后送别关老的日子，我看到了数不清的花圈，看到了泪水，听到了哭泣……我默默告诉关老，您去吧，安息吧！我们会把陕西音乐的事情做好，让您老放心。而每一个成绩的取得，都一定会有您的灵魂和精神闪烁。毛泽东同志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想，关鹤岩老的在，重于泰山；关鹤岩老的死，亦重于泰山。

尚飞林

2006年1月17日于西安

### 痛失良师挚友<sup>①</sup>

——悼关鹤岩同志

20世纪70年代初，《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等五首革命民歌，并加了按语。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纪录片，录制了密纹唱片，还编入了中小学音乐课本，甘肃等西北五省的省（区）人民出

<sup>①</sup> 《人民音乐》，2006年第5期，第40—41页。



关鹤岩摄于 1988 年

出版社与全国各地陆续出版发行。这五首革命民歌用音乐手法向全中国和世界人民传播了延安精神，至今仍然传唱不衰。这五首革命民歌的改词、填词、编曲的作者之一就是人民音乐家关鹤岩同志。

早在延安时期，关鹤岩同志就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延河照样地流》、独唱《走进村来不用问》、女声无伴奏合唱《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等边区人民喜闻乐唱的歌曲。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少年儿童

创作的《丢手绢》深受儿童喜爱，不仅唱遍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广大解放区，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各地儿童中传唱不衰。

关鹤岩同志祖籍是辽宁省开原人，1942 年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西北文工团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关老师亲历了“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那时他年仅 21 岁。

1949 年 5 月，西安解放后，关鹤岩同志从延安大学文艺系调到西安军管会主管音乐艺术工作。是年 10 月，在党的关怀下，他亲手创办了西北五省的第一个音乐期刊——《群众音乐》（《音乐天地》的前身）。他任主编，为西北乃至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音乐创作人才。大家熟知的“儿歌大王”——儿童歌曲作曲家潘振声同志的《一分钱》《小鸭子》《六盘山高黄河宽》《嘀哩，嘀哩》《红太阳照山河》《好妈妈》等儿童歌曲作品，就是在关鹤岩同志重视与扶持下发表在《群众音乐》上的。当《群众音乐》创刊 100 期纪念时，潘振声还撰稿提及此事，对关老师敬佩异常。

在我国，关鹤岩同志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音乐科副科长，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兼陕西省乐团团长，陕西省歌舞剧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四届常务理事，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音乐专家，并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关鹤岩同志在延安时就享有盛名。解放战争时期，我从晋绥吕梁第十军分区

调到第一军文工团时，对关鹤岩的名字就熟悉起来，但我并没有见过他，只是唱过他的一些歌曲作品。真正与关鹤岩同志相识并结为挚友，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羊城音乐花会”期间。那时我是宁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关鹤岩是陕西省音协主席。后来我俩书信往来不断，在他的倡导下“西北音乐周”得以实现，于是我俩接触更多了，特别是继“长安音乐会”之后，在宁夏、青海举办的“塞上音乐会”“西海音乐会”上，我们在一起见面，交流思想就更多了。关老师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他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音乐家，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朱德同志在描绘延安精神时诗云：“只见公仆不见官。”关鹤岩同志正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毫无官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特别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早在延安时期就为青少年创作了游戏歌曲《丢手绢》，后又创作了《我们是革命后一代》等歌曲。70年代，由于“四人帮”对文化艺术的破坏，关鹤岩同志亲率音乐工作者到延安深入生活，联系工农兵广大群众，用音乐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传播伟大的延安精神。他与文艺工作者一起改词、编曲、整理出了陕甘宁边区的五首民歌，成为传世的红色经典民歌。

关鹤岩同志喜欢民族民间音乐，但并不排斥西洋音乐。对于1956年毛泽东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精神学得深，学得透。他常说：“作为音乐工作者，必须热爱民族音乐，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同时，对西洋音乐也要善于学习，取其精华。这样才能繁荣音乐创作，才能做到毛主席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文艺团体的西洋管弦乐队都被取消，对此关鹤岩进行了坚决抵制。他说：音乐的民族化，并不是排斥西洋音乐和乐器，而主要是看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于是西北五个省区仅有的陕西乐团与中央、上海等三个乐团活跃在我国的乐坛上。陕西乐团的保留，为我国西北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北五省（区）音乐周”是在关鹤岩同志积极倡导下举办的，是继1980年“羊城音乐花会”之后，轰动全国的一个重大举措，对繁荣音乐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继1982年“长安音乐会”之后，宁夏举办了西北音乐周——“塞上音乐会”。关鹤岩同志亲率以陕西乐团为主体的演出代表团，为宁夏带来了高雅而又通俗易

懂的一台交响音乐会，不仅使宁夏人民听到了优美的歌声，而且使大家欣赏到了世界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同时，他们还首演了陕西作曲家司文虎的钢琴协奏曲《南泥湾颂》。交响乐的指挥是朱少伯、仇明德。对于这场演出，关鹤岩同志高度重视。在银川红旗剧院排练走场时，关老师亲临现场，边观看，边指导，他对演员异常关爱，要求严格。当时，我作为宁夏音协的副主席观看了他们的排练走场，并聆听了关老师的讲评。他那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指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5年12月19日，关鹤岩同志因突发性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85岁。悼念关老师，我们要学习、继承他用音乐传播延安精神的优良作风，牢记“只见公仆不见官”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延安精神的精华。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关鹤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战士。他的逝世，不仅是西北音乐界，而且是全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我作为关鹤岩的挚友，对他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关老师走了，但他那高尚的人品和不朽的音乐作品将永放光彩。

范二水

## 儿歌《丢手绢》曲作者关鹤岩逝世<sup>①</sup>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这首儿歌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时光。2005年12月19日，它的曲作者、著名作曲家关鹤岩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

关鹤岩是延安时期过来的老前辈，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很早就是陕西音乐界的灵魂人物，对年青一代音乐人的成长有过巨大的帮助。他“主政”陕西歌舞剧院时，曾专门赴青海调来了一位唱“花儿”的民歌手，直言“我把他挖来就是专门唱青海民歌的，纯粹一点，不要加那些洋玩意儿”，他还每年“强迫”这位歌手回青海去“充电”，确保原汁原味，那位歌手后来果然在国内声名鹊起，并带出了胡松华等一大批名家。

关鹤岩与他人合作的《陕北民歌五首》曾红遍全国，他也曾是陕西省音协第一任主席，陕西歌舞剧院第一任院长，但这位锡伯族的东北汉子，平生自甘淡泊，从不走向聚光灯。1948年，他所创作出的《丢手绢》（鲍侃作词），深受少年儿童喜爱，至今流传不衰。



老年关鹤岩

甄 穗

<sup>①</sup> 《北方音乐》，2006年第1期，第19页。



关鹤岩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音乐家，关于关鹤岩及其音乐作品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历史背景、创作始末、歌词与曲调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此类研究还原了歌曲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具体过程，指出其歌词在借鉴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诗歌及新中国成立后歌颂延安的诗歌中的语句和表述方式基础上创作而成，并对其中富于陕北民歌特色的“比兴”手法、叠字运用、衬字衬句的作用等进行了考察，阐释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所体现出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文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征。

第二是对“文革”期间关鹤岩整理创作的五首革命歌曲的研究。“文革”期间由关鹤岩负责领导十人组成的歌曲征集小组，奔赴延安收集资料，后改编创作完成了《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一经播出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传世的红色经典民歌。对于关鹤岩在五首革命民歌创作改编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研究者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和赞赏，上述研究突出了《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尾歌》在“文革”时期贫乏和枯燥的艺术生活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1948年，创作《丢手绢》（鲍侃词，关鹤岩曲）。

1955年，创作合唱《延河照样流》（戈壁舟词，关鹤岩、王海天曲）。

1956年，创作《走进村来不用问》（任萍词，关鹤岩曲）。

1964年，创作青少年歌曲《我们是革命的后一代》（倪维德词，关鹤岩曲）。

1971年，整理改编出《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其中的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陕北民歌和陇东民歌为原型改编而成，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福宽词，刘烽曲。

1976年，创作《毛主席恩情比海深》（关鹤岩、张锡璠、徐思萱词，王焱曲）。



## 一、专著、文集、史料

1. 苏一萍著，关鹤岩等作曲。如兄如弟（九场歌剧）。陕西人民出版社，1954。
2. 戈壁舟作词，关鹤岩、王海天作曲。延河照样地流大合唱正谱本。音乐出版社，1962。

## 二、论文

1. 关鹤岩。谈群众业余音乐创作。人民音乐，1959，(6)。
2. 甄颖。儿歌《丢手绢》曲作者关鹤岩逝世。北方音乐，2006，(1)。
3. 尚飞林。仙鹤归去 歌在人间——缅怀关鹤岩老。音乐天地，2006，(1)。
4. 范忠东。与关鹤岩的五次接触。音乐周报，2006，(2)。
5. 范二水。痛失良师挚友——悼关鹤岩同志。人民音乐，2006，(5)。
6. 王敬之。“文革”中播出五首革命民歌 关鹤岩、聂中明、李若冰做出贡献。北方音乐，2006，(8)。
7. 王敬之。改编《革命歌曲五首》记事。人民日报，2006-08-05 (7)。
8. 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时代背景。黄河之声，2008，(24)。
9. 游洋。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
10. 霍志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延安日报，2010-08-19 (7)。
11. 侯曼霞。经久不衰的美丽——《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歌曲》创作纪事。音乐天地，2010，(10)。
12. 傅宗洪。延安时期民歌改造的诗学阐释。文学评论，2011，(5)。
13. 王怀洲。著名历史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有关史实考证。红广角，2012，(7)。

## 关鹤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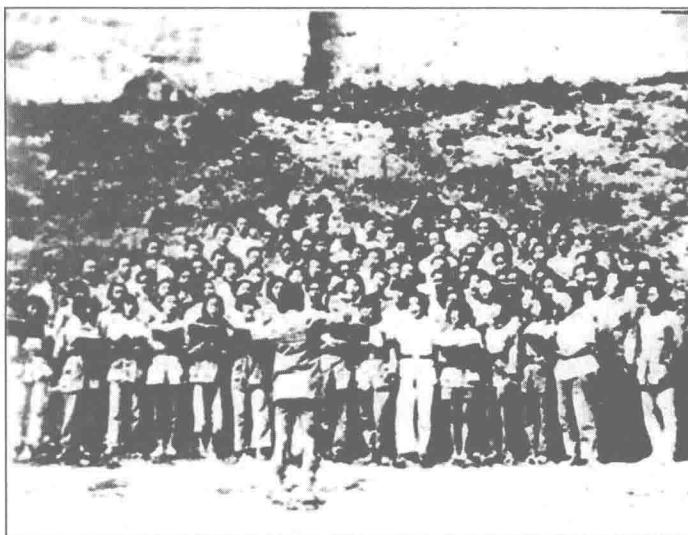
关鹤童

关鹤童（1920—1991），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家，1920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锡伯族，姓瓜尔佳氏。关鹤童的父亲早年参加抗日活动，“九一八”后被日方追捕，全家流亡进关到北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17岁的关鹤童到河南省襄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2月，他经武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在抗大学习。1938年7月参加共产党。1938年下半年到鲁艺，先后在鲁艺音乐系学习和工作，担任支书、助理员、研究生、音乐部秘书等，其间曾赴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奋斗剧社任股长并兼教员。进入鲁艺学习时期，关鹤童就热爱民族、民间音乐。他参加了“河防将士慰问团”慰问前方将士，他和安波、马可、刘炽、张鲁同志一道深入到农民群众中搜集整理了大量民歌，为发掘和开展我国民族音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现在国家通常采用的《哀乐》组成的旋律就是由他参加搜集的。

关鹤童和上述几位同志在延安被群众誉为“安、马、关、刘、张五人团”，赞美他们为搜集整理民族音乐所做的贡献。“五人团”在吕骥同志直接指导并在冼星海影响之下，成立和参加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名“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搜集了西北大量民歌，并在这基础上创作了大批革命歌曲，如《七月里在边区》（民歌联唱）、《打夯歌》《东北健儿》《黄河几道弯》等等。其中关鹤童参加创作的《黄河几道弯》《运盐小调》等曾在部队和西北民间流行，为群众喜闻乐见，贺龙同志对他们的成功表示赞赏。他们这些开创性的成就，为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鹤童还积极参加《黄河大合唱》的多次演出，显现了他以后成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的才能。他还注意鲁艺的组织建设，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就是在关鹤童的直接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在党中央战略部署下参加从延安开赴东北的干部团，关鹤童先后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股长、黑龙江省军区司令部秘书、县委宣传部长等职。

1946年夏，他响应中央开展土改的号召，面对地主土匪武装对土改工作队发来要进行武装较量的“挑战书”，在各村屯相距几十里的北大荒，带领省委土改工作队各小分队，深入发动贫雇农，联合中农，向反动的地主阶级发起了坚决的清算斗争，打垮了大地主的反抗，帮助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从政治上、